

## 《燕京妇语》研究

刘一之

The Study of “Yanjing Fuyu”

Liu, Yizhi

摘要：

『燕京婦語』は清末の漢語教科書である。本書には訳者名は記されているが、著者名は記されていない。本文では著者がどのような人物であった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また、『燕京婦語』は抄本であるため、写し間違いや訳し間違いの箇所が少なくない。本文では『燕京婦語』について校勘を行なうとともに、『燕京婦語』の文法上の特色を指摘した。

1995.9

关键词：北京话、语法

《燕京妇语》是清末的一部汉语教科书。关于它的版本问题，请参见鳟泽彰夫先生的《『燕京妇语』解说》。现在我们就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燕京妇语》的作者

《燕京妇语》的封面上只有译者的名字“北边白血”，而没有著者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书里面的对话内容、语言特色和说话的语气等等来揣摩著者的身分。

《燕京妇语》分上下两册。据我们所看，上下两册的语言特色和说话的语气是不同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气不同

上册里说话人的语气都很客气。大家知道，旗人的多礼是出了名的，对别人越有礼

貌，说话的语气越谦恭，越能透着有教养、有身分。读上册的时候，你的脑海中能浮现这样的画面：说话人一个个脸上挂着笑，和和气气，谦恭有礼。而下册则不然，例如：

甲：大舅母，您大喜了。<sup>1</sup>

乙：外甥女儿不喜么。（第十三课 67页）

乙的语气有点儿冷冷的。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乙对甲应该说“同喜同喜”、“多谢姑娘”、“外甥女儿也喜”等客套话，而不应该采用这种反问句式。如果是小说，我们能够体会出阔亲戚对穷亲戚的那种尖酸刻薄，但《燕京妇语》是汉语教科书，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句子呢？原因我们下面再探讨。

又如：

你瞧，你这个这么几步儿，你还多要钱呢！（第十四课 75页）

这是一个没出阁的姑娘对车夫说的话。

不给，你这个厌物，刚下车就要钱。（第十四课 75页）

这是上面那个姑娘对乞丐说的话。

瞧，刘妈真有劲儿啊，不怪他吃的这么胖。（第十七课 93页）

瞧，刘妈没白吃这么一身肉，他真搬的动。（第十七课 94页）

这也是个姑娘说的话。照旗人的规矩，没出阁的姑娘，应该端庄大方，知书达理，不能抢在母亲的前面训咤车夫，也不能出言粗鲁、讥笑仆人，更不能骂人。一个姑娘家这么做，是没教养，自己不放尊重，丢了身分。

还有，旗人一般对不是自己家里的人都使用尊称“您”，对年老的仆人也称“您”，如上册里的太太对仆人说：

刘舜，您跟了我克。（第十二课 50页）

而在下册中，无论是太太、姨太太，还是姑娘，甚至仆妇，对裁缝、卖花人和首饰匠都用“你”。

## 2. 使用词语不同

a 在北京口语中，“动词+在+处所词”中的“在”，发音为 [de]，写为“的”或“在”。实际上，[de] 很可能是中古汉语“著”变为轻声后的发音。在《燕京妇语》上册中，“动词+在+处所词”出现了三次，“在”都写为“的”：

住的他姨儿那儿了。（第六课 25页）

他们洗衣裳，洗得了，就晒的那河边儿草地上。（第六课 28页）

搁的这儿罢。（第十二课 52页）

在《燕京妇语》下册中，“动词+在+处所词”出现了20次，其中18次写为“在”：

给你这个布，搁在屋里。（第十四课 82页）

扁豆还种在仅西头儿啊？（第十六课 88页）

李妈，我去年交给你那一点儿花子儿，你给收在那儿<sup>2</sup>了？（第十六课 90页）

我搁在西屋里连三抽屉里头了。（第十六课 91页）

搁在那儿<sup>3</sup>啊？（第十七课 92页）

搁在这一个柜子里头来。……把那几件衣裳搁在箱子里头。（第十七课 92页）

你和刘妈把卓子<sup>4</sup>上零碎儿甚么的，该搁在抽屉里头的，搁在抽屉里头，该搁在匣子里头的，搁在匣子里头。（第十七课 92页）

把帽镜、盆景儿、花瓶、果盘、坐钟、挂钟都搁在那屋里不碍事的地方儿去。

（第十七课 93页）

太太，把这两枝翠花儿搁在那儿<sup>5</sup>？（第十七课 93页）

得了，就搁在这儿罢。（第十七课 93页）

刘妈，把铺盖和包袱甚么的，都搁在西屋里炕上克。（第十七课 93页）

太太，您瞧，这两<sup>6</sup>花盆搁在这儿好不好？（第十七课 97页）

搁在这儿，很好。（第十七课 97页）

搁在这儿。（第二十一课 110页）

只有两次写为“的”：

太太，今年这个江西腊可别种的树底下了。（第十六课 89页）

对了，种的树底下不爱长。（第十六课 89页）

b 附和别人说的话，上册用“是”“是啊”“可不是么”“是那么着”“可说的呢”“可说的是哪”“可不是那么着么”“那是那么着”“实在的是”，这符合旗人说话的习惯，用“是”而不用“对”。“对了”是在想起来什么事情时或认为别人的回答正确时用，例如：

乙：啊，我想起来了，还唱三进士来着哪。

甲：对了。（第十二课 54页）

而在下册中，用“对了”来表示赞同别人的话，例如：

乙：这个水红颜色儿深点儿。

丁：对了。（第十八课 99页）

在上册中，和日本人的对话中有几处用了“对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在下册中，除了“可说的是哪”“那是那么着”“是啊”“是那么着”“可不是么

”“可不是那么着么”和上册一样外，旗人赞同别人的话常用的“是”没有出现。在下册中出现的“是”和“是了”，都是表示要遵照别人的指示办。下面是“是”在上下两册中的不同用法的例子：

上册：

妇：您瞧，一起来，喝完了茶，就得先张罗他吃饭，好让他走。

男：是。买卖要紧。（第二课 11页）

妇：我三婶儿，您竟瞧小孙子儿哪？

男：是。那孩子竟爱跟着他太太。（第二课 11页）

下册：

丁：……你们可给整细着点儿啊。

丙：是。手工必给您加细，就不用起边儿了。（第十九课 104页）

乙：……赶明儿您先把茶钱给<sup>够</sup>过去。快着点儿，挑个好日子就搬了。

丙：是。您家克了？改日再给您请安去。（第二十二课 120页）

在上册中，表示要遵照别人得指示办时，只用“哦”和“喳”。如：

乙：啊。你们吃饭克罢。

丙：喳。（第十二课 54页）

壬：大兄弟请坐罢。

甲：喳。（第十二课 58页）

戊：拿板凳儿。

庚：哦。（第十二课 55页）

c 第一人称复数北京话中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一般北京人是不会弄混的。而在下册中，包括式居然用了“我们”。请看例句：

姑娘，给他们三十三吊票儿，找给我们罢。（第十四课 80页）

这是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让女儿付钱。“我们”显然是包括式。

d 在北京话中，“很好”后不能加“的”。在《燕京妇语》下册中，出现了“很好的”的说法：

房都很好的。清水脊的门楼儿，屋子院子都有砖墁地，四扇屏风门还都半新子哪。

这句中的“半新子”也有问题，北京话应该说成“半新的”。

e 乙：您同着我们到那院里瞧瞧房去。

丁：我使得。（第二十二课 118页）

“我使得”不是北京话。

f 丙：……您瞧这个蝴蝶儿作的有多细呀，真赛活的。（第二十课 108页）

“真赛活的”也不是北京话。如果用北京话说，应该是“跟活的似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燕京妇语》的上下两册不是一个人写的。上册的作者应该是旗人，而且是贵族，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下册的作者可能不是旗人，甚至不是地道的北京人，不过一定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所以能说比较流利的北京话，但还不能把握北京话的细微之处。

江蓝生先生曾经指出上册中关于日本人和俄国人在铁岭打仗的那一段语句不通顺，像是日本人加上去的。我同意江先生的意见。45页第44句到第50句，不像是中国人说的话，现把这几句抄录如下：

44 戊：我听见说这一个胜仗得了俄国的军署粮草很多了。

45 甲：实在的是很多了。

46 乙：那么，得了奉天，铁岭也得了罢。

47 甲：是。可是他们俄国兵在铁岭那儿豫备打仗的事情很用力，差不多儿和辽阳似的。

48 乙：啊。要是这么著，我想后来就容易打了罢？

49 甲：可是那么着。俄国兵他们军器枪炮甚么的，也是很便利，并且他们兵也能打仗，可就是不如日本兵。他们那么些个人，都是一个心，永不往后退，都是同心协力，所以常能打胜了。

50 乙：您说的实在是。

如果是比较通顺的北京话，应该是这样：

44：我听见说这一个胜仗得了俄国的不少军署粮草。

我们知道，北京话的修饰词应该在被修饰词的前面，比如我们说：

我买了好多东西。

而不说：

\* 我买了东西好多。

这句句末的“了”也不应该要。如果有句末“了”，则意味着到说话时为止的情况，强调这种情况对说话当时的影响。而第44句仅仅对过去某一情况的叙述，所以不应该要句末“了”。

45：是不少。

“了”不要，理由同上。“实在的”很少说，一般只说“实在”。而且后面多跟贬义词，如果是褒义词的话，一般用于条件句中，如：

实在不错，你再买。

我今天实在高兴，就再多喝两盅儿。

如果不是假设句，“实在”后不能再有程度副词“很”。

第47句和第49句，完全不像中国人说的话。第48句中的“后来”用的不对。“后来”只能用于描述过去的情况，不能用于描述将来的情况。

不仅是这一段，我觉得关于日本女学堂的那一段也像是日本人写的。现把15页第15句到第25句抄录如下：

15 中：我听见说贵国的妇女读书认字的不少罢？

16 外：是。敝<sup>7</sup>国女学堂不少，所以读书认字的妇女很多。

17 中：我们敝国现在也立了几处女学堂了。

18 外：我听见说了。后来若是贵国女学堂多了，那个读书认字的妇女也就多了。

19 中：您说的很是。那是自然的。

20 外：我们敝国妇女的学问，不但是读书认字就算得了，还有各样儿的女工活计，更要紧的是教训儿女们都得有忠君爱国的心。

21 中：啊。实在是很好。

22 外：太太，您想，没有比父母和儿女最亲近的了。

23 中：是那么着。都是骨肉的至亲。

24 外：作母亲的要是有学问，教训儿女自然就容易了。

25 中：太太说的对了。我也听见我们老爷说过贵国是这么着。

第15句，“听见说”后面只能是肯定句或否定句，不能是疑问句。

第16句，“妇女们”不是北京口语。在其他段落，都是说“姑娘和娘儿们”“姑娘和太太们”，如：

中：贵国姑娘和太太们也拜年么？

外：也拜年。可是爷们先拜年，姑娘和娘儿们得过了初三才拜年哪。（第七课31页）

第18句，“后来”用得不对，理由如上。

第20句，“的学问”用得不对，“女工活计”不是学问。

第21句，“实在是很好”不像是地道中国话，理由如上。

第22句，“没有比父母和儿女最亲近的了。”应为“没有比父母和儿女更亲近的了。”

第25句，“太太说的对了”意思是“别人说的不对，太太说的对了”或“太太以前说的不对，现在说的对了”。无论是哪种意思，用在这里都不合适。

## 二、《燕京妇语》的校勘问题

《燕京妇语》是手抄本，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还有由于译者对北京的一些亲属称谓不太清楚，在翻译成日语时用“何何”“谁某”等代替，甚至翻译错了。现校勘如下：

### 1. 错字、漏字、衍字

页码	行数	误	正	注解
10	23	[算]弄	弄	北京话只有“弄早饭”的说法，没有“算早饭”的说法。
14	04	敝国	敝国	
15	14	敝国	敝国	
15	16	敝国	敝国	
15	17	敝国	敝国	
15	20	敝国	敝国	
16	33	敝旗	敝旗	
16	41	两	俩	“俩”发音为 [lia ]，意思是“两个”。
23	80	我（衍字）		
25	标题	過	遇	
26	15	怠	怎	
28	42	字	子	
28	47	碱	碱	
34	28	三	仨	“仨”发音为 [sa]，意为“三个”。
36	13	三	仨	
38	34	有不好	有不好的	
44	29	我們	我們那兒	
44	32	有揀選麼	有揀選，是麼	“聽見說”後面不能跟疑問句。
47	80	就 晚兒	這 晚兒	
51	24	這知道	就知道	
52	26	三	仨	
54	62	和	還	
55	76	舜		“舜”是別字，它应该是什么字，我不知道。但似乎不应该是“昇”字。因为

后面有一个叫“刘升”的人，是个年轻的仆人，而对年轻的仆人不应该称“您”。

57	110	那儿	那儿有	
57	119	奶奶	姑奶奶	
59	145	姨儿	二姨儿	
61	181	坐儿	入坐儿	
61	182	老娘儿	老娘儿们	
61	191	就别讓	就別讓了	
63	223	乙	壬	“都用的當了麼”应该是主人说的话。
77	87	台	袋	
78	118	浮餘	富裕	
79	130	没這個好的	没比這個好的	
83	200	浮餘	富裕	
87	38	直	簡直	
89	16	兩	倆	
89	23	穀	穀	“穀雨”是节气的名称
96	59	两	俩	
97	74	兩	倆	
111	29	兩	倆	
116	54		扇	
117	66	就着	這就	
119	105	您給	給您	
120	120	哥兒	哥兒倆	

## 2. 翻译不出或翻译错误的亲属称谓

按北京人的习惯，为了显着亲热，街坊、熟人、朋友互相之间以亲属称谓相称。在提到对方的家人时，用“我～～”，提到自己的家人时，用“你～～”，当然，母亲和父亲除外。有时连“我”“你”都不要，直接称呼亲属称谓，如：

甲：二婶儿，我二叔上班去了？

乙：上班去了。大侄子也上班去了？

这里，“我二叔”指的是乙的丈夫，“大侄子”指的是甲的丈夫。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燕京妇语》中翻译不出和翻译错了的地方。

a 妇：三叔，您吃了饭了？

男：吃了。二奶奶吃了么？

……

妇：……我妹妹作活呢么？

……

男：……二爷作买卖克了么？（第二课 10~11页）

“我妹妹”译为“何何様”，实际上指的是男的女儿或儿媳妇。在这里，男对妇没有使用亲属称谓，而是用了尊称“二奶奶”，与此相配，“二爷”指的是妇的丈夫。“二爷”文中译为“谁某”。

b 妇：姑娘，吃了饭了？

女：吃了。二大大吃了么？

妇：偏过了。

女：我大姐姐作活呢么？（第三课 12页）

“大姐姐”译为“谁某”，此处指妇的女儿或儿媳妇。

c 甲：我舅舅也没在家么？

丙：他上您姐姐那儿克了。（第五课 20页）

丙是甲的舅母。“您姐姐”译为“贵女/御姉様”，在这里指丙的已婚女儿。

d 甲：您瞧我们四哥儿啊，他都开了讲了。

……

丙：……不像您大兄弟，竟贪玩儿，懒怠念书。（第五课 21页）

“您大兄弟”“四哥儿”译为“谁某”。“四哥儿”是小名儿，甲能叫小名儿的人，显然是辈份比她低的人，不是她的弟弟就是她的侄子。“您大兄弟”指的是丙的大儿子。

e 乙：前儿个他姨儿打发他哥哥来接他来了，我就叫他带着他兄弟去了。（第六

课 25页）

“他哥哥”译为“何某”。此处指乙的外甥。

f 甲：……您算，那一年我同着您哥哥去逛了一逛，那个山道可就且走会子哪。…

…（第六课 26页）

“您哥哥”译为“贵女/御兄”，此处指甲的丈夫。

g 乙：我给您哥哥作袜子哪。（第六课 28页）

“您哥哥”译为“贵[女]/兄”，此处指乙的丈夫。

h 乙：……上次咱们姑姑那儿满月，唱的不是福寿么？（第十二课 54页）

“咱们姑姑”译为“家/谁某”，此处指乙丈夫的姑姑。

i 丑：哦。您请坐罢。您同着我们姑奶奶那么坐。（第十二课 61页）

“我们姑奶奶”译为“宅/何何”，此处指乙。因为子和丑妯娌相称，而乙是子的外甥女，所以丑称乙为“我们姑奶奶”。

j 王：……您回克见了二兄弟，替我说请安道谢。（第十二课 65页）

“二兄弟”译为“谁某”，此处指乙的丈夫的弟弟。

k 乙：您瞧，小四儿在那儿玩儿哪。叫爹呀。

卯：大爹。

乙：哦。好孩子。回头叫你姐姐上我们这儿串门儿来。（第十二课 82页）

“爹”译为“父様”，“叫爹呀”译为“父様ト云万御覽ナサハ”。其实，这里的“爹”是“姑姑”的意思。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北京有些人家把“姑姑”叫成“爹”或“爸”，按排行算，“几爹”“几爸”就是“几姑”的意思，此处的“大爹”就是“大姑”，而“叫爹呀”是乙让小四儿叫自己“爹”。“哦”是乙答应小四儿。但这里有个问题，小四儿管乙的母亲叫“大大（伯母）”，怎么又管乙叫“爹”呢？辈份不是乱了吗？我想，“大大”可能是“太太”之误，“太太”是“祖母”，这样，关系就理顺了。

l 乙：大前儿个到了我们姑奶奶那儿。

甲：啊。您姑奶奶好哇？（第十五课 86页）

“姑奶奶那儿”译为“何处”，“姑奶奶”译为“何何”。此处“姑奶奶”指乙的已婚女儿。

m 丁：得了，姐姐您不知得，给咱们姑奶奶打的那一根扁方儿，打的有多糙哇。

（第十九课 104页）

“咱们姑奶奶”译为“宅/何何”，此处指乙的已婚女儿。

### 三、《燕京妇语》的语法特点

1. 《燕京妇语》中的选择问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是～，是～啊”，“啊”受前一个音的韵尾影响而发生变化，产生“哪、呀、哇”等变体，如：

他是见天在家里吃饭，是外头吃饭哪？（第二课 11页）

咱们是在同兴长买，是在谦祥益买呀？（第十四课 75页）

是您作，是姑娘作呀？（第十四课 78页）

另一种是“（是）～～呢”，“是～～啊”，如：

太太是在旗在民呢？（第四课 16页）

您给银子给钱呢？（第十四课 80页）

明儿是您先去我先去呀？（第十二课 54页）

没有出现选择问句的连词“还是”，有点儿奇怪。反映十九世纪中叶北京话的《儿女英雄传》中，“还是”已大量出现了，《燕京妇语》如果写于二十世纪初，怎么会没有“还是”呢？

2. 《燕京妇语》中的假设句，只用连词“要、要是、若是、若”，如：

您要给我们去信，也可以送到我们家去。（第八课 35页）

要是不懂得，就别言语，装胡涂就结了。（第十一课 48页）

若是那样，实在是可笑。（第十一课 48页）

若使这个作里儿，可结实了。（第十八课 99页）

没有《儿女英雄传》已出现的“如果”，也没有“～的话”。

3. 江蓝生先生说，《燕京妇语》中“呢”有一种表示祈使语气的用法是现代北京话中所没有的，如：

姑娘吃烟呢。（第五课 23页）

您吃点心呢。（第十课 40页）

您给我钱呢。（第十六课 89页）

其实，这个“呢”就是语气词“啊”，由于前一个字的韵尾是 [n] 而产生了音变，成为“哪”，又因为是轻声，发音近似 [ə]，所以写成“呢”。有时也写作“哪”，如：

奶奶，您吃烟哪。（第十四课 83页）

现在北京话中仍有这种说法。

4. 江蓝生先生说，《燕京妇语》中，第二人称尊称有“您”和“您纳”两种说法。

“您”没问题，但说“您纳”是第二人称尊称，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看例句：

可真是难为您纳呀。（第五课 23页）

破费您纳。（第十二课 56页）

给您纳。我也没给您买点儿甚么。（第十二课 60页）

谢谢您纳。（第十二课 60页）

这里的“纳”并不是仅仅跟在“您”后面的，而是跟在整个句子后面表示语气的。其实就是“啊”，受“您”韵尾 [n] 的影响而成为“纳”的，有时也写成“哪”，如：

我这儿谢谢您哪。（第十二课 60页）

至于说到“纳呀”连用，则属于语气词的连用，有强调的意味，比如：

可真是难为老师们哪呀。

在《燕京妇语》下册中，“您纳”有这样的用法：

丙：您好哇？太太。

乙：好哇，你好哇？

丙：好哇，您纳。（第十八课 98页）

丙：我回去了，您纳。（第十八课 101页）

丁：谁呀？

乙：我呀，您纳。（第二十二课 118页）

这里的“您纳”已经丧失了第二人称代词的作用，而含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即表现一种谦恭的语气，常常在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说话时用，在现代北京话中有时含有一种嘲讽的语气，如：

咱们走着瞧。回头见，您哪。

5. 江蓝生先生说，《燕京妇语》中“您”可以用来称呼晚辈，例子是外祖母对外孙女、舅母对外甥女使用“您”。其实，在北京风俗中，外孙女、外甥女都不算自己家里人，结了婚的女儿也不再算是自己家里人了，所以用尊称。对自己家的晚辈是不能用尊称的，比如对侄媳妇就不会用尊称。

### 注

1. 标点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2. 3.5. “哪儿”《燕京妇语》中都写为“那儿”。

4. “卓”应为“桌”。

6. “俩”《燕京妇语》中有时写为“两”。

7. “敝”应为“敞”。

### 参考资料

鳟泽彰夫：《燕京妇语》解说，《中国语学研究·开篇》单刊No.4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语文研究》1994.4~1995.1期